

民族史诗 当代楚辞

杨槐 著

中华九章

朱健增书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杨槐 著

中华九年

朱健增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九章 / 杨槐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507-0091-8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叙事诗—中国—当代
IV. 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0754号

中华九章

ZHONGHUAJIUZHANG

出版策划 毛世屏
书名题字 朱继峰
责任编辑 陈 丹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中导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48
印 张 3.75
字 数 45千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1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民族精魂的结晶

——读长诗《中华九章》

吴 野

杨槐的长诗《中华九章》，是首气势磅礴、诗情壮丽的奇作。

在一千多行的诗章里，作者放飞想象，驰骋情感，在时、空、情、理四个维度上，交错纵横，上下求索，使诗情如黄河之水，从五千年历史源头奔涌而来；从世界巨变的阔大视野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情感的高强度燃烧中，对民族命运进行深刻独到的思索；在理性的清醒反思中，让激情化为璀璨的火焰，作火山爆发式的喷射。它糅抒情与叙事于一

体，溶回顾与展望于一瞬，飞扬的激情伴随着理性的沉思，忧思苦虑升华着对前途的瞻望。它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读之如幽泉出山，风发水涌，波涛陡起，忽呈蛟龙怒吼之象，令人目瞠神惊，只觉万壑奔流，万山争赴，浩浩荡荡，直朝新世纪正待展现的前景奔去。

杨槐的一生经历过太多的坎坷，经历过让他刻骨铭心的跌宕起伏。种种磨砺所构成的坚实深厚的人生体验，使他对民族命运的体认得以深化，让他对民族的曲折历程获得了自己的领悟。在这首长诗里，他毫无保留地用自己的心去感受民族的苦难，把自己的一颗心整个地放到民族复兴大潮的巨浪尖上去感悟那无比强大的冲击力度。历史文化的深厚素养，民族命运的魂牵梦绕，让他情不自禁地为尧舜商

周、秦汉唐宋而歌唱；清醒的理性认识，又使他怀着切肤之痛去思索明清以来历史留给我们的屈辱与血泪。21世纪华夏腾飞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却使他不能不扬眉吐气、信心百倍地宣称：“我躺下 / 便是黄河， / 便是长江—— / 奔腾向东， / 波涛万里。”“我站起 / 便是昆仑， / 便是五岳—— / 横空出世， / 千仞壁立。”从这里，我们找到一千多行长诗的核心：对民族历史坎坷历程的清醒体认、对民族未来的无比坚定的信心。于是，我们看到，出现在诗中的“我”——长诗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便不再是作者个人，而是带着他独特的情感色彩，在他的沸腾心血中凝成的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又正在不可阻遏地崛起的民族。是的，在这首长诗里，诉说的不是作者个人的一时

感受，而是用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民族的身份，大声地宣讲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宣泄着宏大的情感之流。正因如此，诗中的情感才是那样浩浩荡荡，贯穿时空，奔流直下，汪洋恣肆；诗里的歌唱，才能那样覆盖深广，联结一切，凝成一体。在这股浩大无比的民族感情的贯通中，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积累，/三百年的渴望，/二十年的压抑”，才不再是被表述为零散的碎裂的部分，而是汇聚在21世纪开头中华民族终于获得的“嬗变的发端，新生的起点，腾飞的坚基”这一点上。于是，一千多行的长诗，凝聚为一个整体，凝聚为诗人胸中如火山喷发似的情感的大爆发。这正如攀绝壁，至峰巅，艰辛备尝，东方既白，放眼全球，回顾中华，不禁激情满怀，发为长啸。这一声

长啸，沉郁顿挫，悲壮激越；这一声长啸，山鸣谷应，浪涌涛惊，舞幽壑之潜蛟，召大漠之神骏。这正因为它不是个人的开声吐气，而是在血泪筑成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上，映射出的磅礴大气的民族共同心声。

杨槐不是专业诗人。他年轻的时候当过电工、搬运工，也曾在报社和杂志社从事过政治理论编辑与文艺理论编辑工作。虽然像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人一样，他也曾热衷于诗歌创作，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若干诗作。但是，使他真正懂得了诗的，却是后来发生在他命运中的那些“非诗”的变动：最底层的工人经历，“文革”中的大起大落，在封闭环境中的地学研究，流落四川的艰难岁月，无以为生的窘迫，峰回路转的国家命运与一己人生的

巨变——正是这种剧烈起伏的时代大背景，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个人人生历程不可预测的巨大变化，正是在历史陡转的震荡中得以细细咀嚼个人的一切所遇所受，不眠的长夜忧虑，伏案的冥思苦索，激动时的浮想联翩，有所悟而又难以用言语表达的胸中积累。就是在长达三四十年的这种心路历程里，他一步步深入地读懂自己，读懂人生，也从而透过自己的亲历亲闻，读懂历史，读懂社会，读懂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想象我们民族的未来。也正是在这个历程中，他更进一步地懂得了诗，懂得了写诗。于是，我们就有了《中华九章》这样一首奇诗。

2005年3月，我在为杨槐《中华九章》诗词集作序时曾经写道：

“‘回眸不胜相思忆。痛人生：黄

金岁月，是非之际！乱世莫登幽州台，感慨谁知所泣？’1976年春，中国历史大转折出现前夕，杨槐作《贺新郎·伤春》一词，发出如此沉重的叹息。回想彼时，类似的感慨，类似的忧愤，曾在多少忧国伤时的知识分子胸中起伏，不能平息。‘悠悠古国，艰难道路’，啊，我的民族，你何时才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重现昔日的辉煌？对此，杨槐有梦。”

从1976年到2010年，时过35年。35年后来读杨槐的《中华九章》，不能不令人震惊地看到：杨槐已经跨越了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在这首长诗中，凝聚着诗人的目光和心跳的，不再是个人黄金岁月被无情践踏的残酷事实。他已经大步地越过这一层面，追问着民族的历

史进程何以曲折如斯，动心动情地思考民族文化在新的世纪里，将会带着我们走向何等辉煌灿烂的未来。社会的十年动乱，个人的痛苦经历，像血水，像碱水，像盐水，把敏感细致的心灵煮了一次又一次，逼着它升华，逼着它走向历史的纵深，走向对未来的预期。这样的心路历程，是杨槐能写出此类让人感到震撼的好诗所不可或缺的真正的“诗外功夫”。

面对着民族文化这样一个令人目眩的大题目，杨槐情感激荡，不能自己。他禁不住浮想飞腾，心驰神往。在时间上，他毫不犹豫地穿越五千年浩渺长河，在空间上，他禁不住跨过海洋，穿行于五大洲之间。奇思妙句，像自动出现似的从笔尖涌出。一股激奋昂扬之情贯

穿于一千多行诗句中，沛然不可中断。它让读者同它一道，进行跨越时空的激烈跳荡，展开宏大而绮丽的想象，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再吸进一口气，直到装满胸膛，才让它喷射而出，化为一声惊天动地的长啸。

这是对民族命运的追问，是对民族文化的深思，也是诗人心灵的一次猛烈开放。种种体验，种种感受，一千种情绪，一万种愿望，无数的眼泪，无数的痛苦，一切的一切，如千千万万朵鲜花，如千千万万匹绿叶，都围绕着民族文化——民族命运这棵参天大树，奋然开放。这自然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的轰然共鸣。

中华民族文化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最后根据，也是我们解读世界与历史

的眼睛，是我们感应他人与自己的心理机制。在长诗的第一章里，杨槐就明确地提出：“我，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 / 打量着青山绿水， / 思考着国内 / 国际”。在千年更迭的世纪之交，在中华民族站到“嬗变的发端， / 新生的起点， / 腾飞的坚基”上时，我们需要也应当从民族文化的层面上思考一切。在第二章里，当诗人以饱满的激情歌唱汉唐盛世时，他即时提出：“这叫‘经验’？ / 不，这叫‘文明’”，要索解中华文化的奥秘。正是从文化这一层面来追索，作者才能游刃有余地周游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精神层面索解从汉唐盛世到明清衰弱的历史之痛。也正是如此，他才能从长达几百年的灾难中读懂“睡狮醒来”这个“当今世界 / 最难解的‘谜’ / 之一”。

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饱经坎坷的杨槐，不会肤浅地沉醉于一时的成就，从事地学研究多年养成的严谨精神更使他时时保持着理性思考的能力。虽然从尧舜商周到汉唐盛世，他感受到昔日辉煌的激励，但历史的长长阴影在他的眼中也是清清楚楚。他不会笼统地鼓吹东方文化中心的偏激之见，当然更不会认同全盘西化的观点。他凝视民族的历史，包括昔日的辉煌也包括近百年的屈辱；他凝视当今世界，看到了不但有过希特勒法西斯的“种族灭绝”，也有着“在所谓/‘现代文明冲突’旗号下/那高科技制导的/‘巡航导弹’，/竟逼迫‘人体炸弹’/同‘恐怖袭击’一起，/异化成了/‘摧残文明’的/可悲工具”。他震惊地发问：“这从中世纪走来的历史啊，/为什么一

步步都这般血腥？／哦，这以‘进步’、／‘发达’标榜的世界，／为什么一幕幕都让人这般揪心，／这般窒息？”他叩问历史，叩问大地，寻求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发展之途。他找到了也提出了：“东西方文化需要融合，／需要互补，／需要以新的文明彩虹／架构全人类在21世纪的／相互关系”。诚然，他诚挚地向读者呼唤：“啊啊，伟大的中国人！／要相信你的文化，／要相信／你自己！”但是，他也同样诚挚地呼唤：“21世纪／人类文明的更高辉煌，／必出自／东西方文化优势互补，／和她所催生的／人类经济的‘第四次浪潮’／——‘文明经济’！”诗歌不是学术论文，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严谨的学术论证，诗人在这里表达的只是他心中的强烈愿望，以及他胸

中激荡起伏的情感。作为人类的文化传统，东西方文化显然都各有其优劣之处。我们应当因应时代的变化，不断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变革，勇敢地汲取异族文化的优良素质，不应当偏激地抬高一方，贬低一方。就我国而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必然会在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品质，不断地发生变化。文化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因为它在流传的过程中，总是生生不息地更新着自己，总是在与时俱进地吸收着新的元素。如果它丧失了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它就不可能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流传，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成为传统。至于东西方文化如何进行优势互补，这自然不是一首诗说得清楚的，读者也不期待在本首诗中得到解答。读者在这首诗里感受到诗人

那炽热的感情，那坚定的民族自信，那份坚毅，那份执著，就已经足够了。

在本诗的结束处，作者更将无限深情呼唤为一种民族的热烈期待：当我们为民族复兴唱响“一曲崭新的 / 以科学发展观 / 构建‘和谐社会’的 / 创世纪之歌”时，要清醒地从文化的高处，“再次打量那 / ——青山 / 绿水…… / 重新思考这 / ——国内 / 国际……”作者的心是滚烫的，也是清醒的。他把个人命运同民族历史结合在一起，把火样的诗情同理性的深思融合在一起。愈是深思，愈是心潮澎湃；愈是激动，愈是思虑清醒。诗情如泉涌井喷般地不竭而出，历史展现为充满悲情与渴望的画卷。历史与诗情的深度融合，构成了本诗特有的交响乐般的宏大